

马克思哲学思想 研究译文集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哲学思想 研究译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哲学译丛》编辑部编译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钱月华

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译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
哲学史研究室、《哲学译丛》编辑部编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216,000字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

书号 2001·231 定价 0.97 元

编者前言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我们特地编译了这本论文集。论文的作者大部分是苏联和东欧的著名哲学家，也有少数是西欧的著名哲学家。论文的内容反映了当前国外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新看法和新问题。这些看法有的较为深刻，有独到之处，给人以启发，有的则是阐释性的或争论性的，观点是否正确、全面，需要加以分析和探讨；这些问题大体上包括人的问题、异化问题、马克思某些著作中的哲学问题、科学统一问题、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问题和马克思哲学的社会意义问题等。现将这本论文集的内容摘要介绍如下：

人的问题是目前国外谈论最多的问题。这里编入的论文主要是涉及哲学人本学的争论和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人的问题。波兰雅罗舍夫斯基认为，阿尔都塞把人的哲学比作引入马克思主义堡垒的存在主义的特洛伊木马，这种看法是教条主义的，它放弃这么广泛而又重要的思想斗争阵地，势必会阻碍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的发展，而助长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因此，雅罗舍夫斯基主张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是科学地而不是思辨地研究人的问题，把哲学人本学置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内。苏联奥伊则尔曼不同意雅罗舍夫斯基的观点，认为第一，关于人的哲学学说与哲学人本学不是一回事。在近代哲学史上，霍布斯、斯宾诺莎以及十八世纪法国唯物

主义者都曾以很大篇幅谈论关于人的哲学学说，但并没有把他们的哲学看成是哲学人本学或人本学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只有费尔巴哈的哲学才是人本学唯物主义，因为这种哲学把哲学的基本问题看成是人本学问题。至于现代哲学人本学，则又与费尔巴哈的不同，它具有唯心主义的性质。第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表明，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在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学从抽象的孤立的个人出发，不能理解社会不平等、阶级对抗和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客观制约性。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以真正关于人的科学代替了对抽象的人的崇拜，阐明了人的真正本质和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第三，被雅罗舍夫斯基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学的那些内容，准确地说，就是阐述历史唯物主义。他用“哲学人本学”这个术语来概括这些内容实际上是套错了地方。哲学人本学无权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列，也无权在历史唯物主义内部占有地位。

苏联沃尔科夫的文章根据马克思 1857—1858、1861—1863、1863—1875 年的经济学手稿，精辟地阐发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的学说。作者分析了科技革命的社会实质，认为科技革命是生产力的根本变革，决不象某些学者想象的那样，仅仅是科学和技术本身的孤立的变化，倒不如说，它涉及的主要是作为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人本身。如果说自动化是科技革命的工艺实质，那么自动化引起的人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的变化和人的劳动内容的变化则是这一革命的社会实质。作者依据马克思的思想，令人信服地指出，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科技革命与人的关系截然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与技术表现为同人

相对立和统治人的力量,物质资料生产者表现为单纯的生产手段,物质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个人的活动是根据垄断组织的利益事先“设计好了的”,贯穿于整个社会的国家垄断关系体系愈强大,单个人就愈感到自己是受压制的。所以,在物质财富空前增长、资本主义获得巨大技术和科学成就的情况下,人本身发展的价值被贬低,资本使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技革命却具有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目的和方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实现人的普遍发展,使人的全面的、无限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生产自动化把整个物质生产劳动改造成富有内容的、探索性的、创造性的活动,变成个人的自我实现。人在劳动中获得了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人对自由时间的利用发生变化,自由时间变成了和谐的、创造性的个人的领域。沃尔科夫指出,有些学者认为,随着向共产主义的推进,劳动时间将减少到最低限度,自由时间则相应增加,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为了使个人得到发展,重要的不是从量上减少劳动时间,而是借助于新的技术和组织体系从质上改造劳动。如果富有内容的创造性劳动成为社会每个成员所从事的劳动,这种劳动也就会被每个成员看作是一种非常愉快、非常有价值的事情,何必还要在时间上加以限制呢?如果说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特权阶级掠夺和几乎独占这种自由时间的基础上的,那么社会主义则消除了社会的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对抗。

关于异化问题,波兰沙夫在《马克思论异化》中着重论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他证明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一贯坚持的思想,反驳了那种否认马克思晚期仍坚持异化理论的看法。沙夫指出,异化理论的反对者们利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用讽刺语调谈论异化的情况,断定马克思

在他思想发展的这一阶段就已经摒弃了异化概念。可是，这种讽刺是马克思针对他当时正在批判的哲学家而发的，是反对具有特殊倾向的哲学家抽象地应用异化概念的。实际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另一种形式阐发了他的异化理论。他与那些唯心主义先驱不同，不是从精神领域而是从物质领域引伸出异化，把它同劳动的社会分工联系起来。诚然，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描述有关的社会关系时，并没有用异化表示这种关系，但这同样是由于他同当时哲学界朋友中有人滥用“异化”一词发生过争论。在反对青年黑格尔分子的斗争稍显松弛以后，马克思又广泛使用了“异化”一词，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做的那样。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清楚地阐述了物的异化与自我异化的区别。这种区分在他的后期著作中一直被证明确实有效，而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他的兴趣主要还是在物的异化方面，即人的产品的异化方面。马克思是在对社会进行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来谈论异化的，所以他能够在他以后的、更为深刻而成熟的分析中一直保持异化概念。有一条轴线把《手稿》和《资本论》联结起来，这就是异化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思想的主流，那种认为异化理论不是马克思“成熟的”思想的说法，显然是不合适的。

苏联巴加图里亚根据一些新发现的文献，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哲学基础的形成过程。他认为，《宣言》的理论内容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直接有关，无论它的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或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都无不以这个辩证法为基础；《宣言》中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社会结构学说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学说进一步发展

的结果。

苏联瓦久林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逻辑体系》里对比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学》，着重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清除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从而吸收了其中的合理因素，并且把辩证逻辑提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作者指出，从形式上看，马克思从存在深入到本质的论述过程与黑格尔逻辑学的论述过程大体相同，但从内容上看，两者却有本质区别。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证明，黑格尔正确猜测到了反映发展着的对象的思维形式的一般程序，猜测到了一个简单的螺旋式的一般程序，可是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不是把各个范畴的纯逻辑联系加以绝对化，而是诉诸不以认识主体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资本论》的逻辑即使从逻辑方面说也不能归结为这样简单的螺旋式思维圆圈。乍看起来好象马克思完全遵循黑格尔所把握的逻辑方法，实际上，黑格尔所考察的是他当代的思维，而且思维在他看来是不可能进一步发展的，他把历史的考察变成完全从属于逻辑的考察。而在马克思那里则相反，虽然《资本论》也以逻辑方法为主，但在逻辑方法内部也表现出这种方法与相对独立的历史论述方法的统一。由于历史是发展的，一个发展阶段要否定自己，过渡到具有另一种本质的更发达的阶段，所以对象自我否定的逻辑必然是存在的。马克思证明，一个发展阶段（例如资本主义）只能形成下一阶段的历史前提，而决不能形成更发达的阶段的本质，因此，一个简单的螺旋圆圈本身又是另一个螺旋圆圈的开端。因为马克思不仅研究现在，而且还通过现在揭示它与过去和将来的发展联系，所以在《资本论》的逻辑中，对象的思想反映不是有一个螺旋圆圈，而是有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样三个基本的螺旋圆圈。瓦久林最后说明，《资本论》的逻辑与辩证唯物主义具有

内在联系,或者说,《资本论》的逻辑就是马克思的哲学立场。

苏联凯德洛夫的文章专门阐述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统一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凯德洛夫说,马克思指出,两类科学联系的基础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客观联系,两类科学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技术科学建立起来的,这就确定了处于这两类科学之间的技术科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马克思特别确证了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确证了人从事的工业活动是自然界对人的真实历史关系,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真实历史关系。作者指出,在马克思逝世后,科学在各个领域都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但马克思创立的方法至今仍保持它的意义。现今科学的整体化趋势较之马克思那个时代已无可比拟地加强了,而科学分化的趋势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已加强到科学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如果说在十九世纪,科学的分化导致各门科学之间的彼此隔离,那末在现代条件下,科学的分化有时不仅没有导致它们进一步隔离,反而导致它们彼此的结合,填补了原先分离它们的“鸿沟”。这种整体化的趋势目前已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现代科学发展的这种相互矛盾的趋势的关系问题,仍具有重大意义。凯德洛夫指出,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的整体化过程较之在人文科学领域要早得多,取得的进展也深刻得多。但在人文科学领域,要采用新的、先进的科学认识方法,达到对社会现象的真正综合性认识,却往往不易得到多数学者的支持和理解,因此,为实现科学的统一,人文科学应向自然科学学习;但同时,人文科学也反过来在方法论上给自然科学以帮助,这是不容忽视的。

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方面,苏联斯米尔诺夫的文章研究了马克思与卢格的关系。他根据1840—1848年的具体历史,

分析和对比了马克思与卢格各自的观点，说明了他们短暂的合作与后来分裂的原因，批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家认为他们后来分道扬镳是由于“个性不同”的那种观点，而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的根本分歧。波兰罗森的文章研讨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鲍威尔的关系。作者认为，促使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中的主语与宾语、绝对精神与现实世界颠倒过来的，不是费尔巴哈的思想影响，而主要是鲍威尔的思想影响，因为马克思早在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之前，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就有了这种颠倒思想。法国奥·科尔纽的文章分析了1848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他指出，到1845年初，是他们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时，他们（特别是马克思）的思想变迁是在思辨哲学的影响下，并在剖析思辨哲学的情况下进行的；接下去的第二个阶段，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已摆脱了任何思辨哲学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于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中共同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从1846年初开始，他们就奋力领导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领导这场斗争的理论基础就是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坎格尔卡在《马克思哲学的含义》中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在于辩证地否定现有事物是终极事物，只有从尚不存在但却可能存在的事物的立场出发，才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马克思所关心的，就是从根本上变革这个现存世界。谁在现存事物中“感到很舒适”，谁便对异化“一无所知”。马克思哲学的含义就在于积极地、切实地和革命地为消除现有的不合理现象而斗争。作者指出，官僚主义最喜欢维护现存事物，因此是最大危险。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唯一可能性，就在于恢复进行革命运动的精神和热情，就在于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和热情。

由于水平所限，论文的选材和翻译难免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批

评指正。

这本译文集的编选和具体组织工作是由沈真和燕宏远同志负责的。

目 录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学有可能存在 吗?	[波]塔·雅罗舍夫斯基(1)
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人本学是不相 容的	[苏]捷·伊·奥伊则尔曼(11)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中的人的 问题	[苏]Φ. B. 仓凯西(28)
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苏]维·阿·马利宁(46)
马克思与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的 问题	[苏]Γ. 沃尔科夫(60)
马克思与人的社会力量	[苏]Л. H. 科冈(78)
马克思论异化	[波]亚·沙夫(92)
在马克思的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 的异化问题	[苏]Ю. H. 达维多夫(119)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法]奥·科尔纽(129)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实践 问题	[苏]Θ. B. 别兹切列夫内赫(148)
《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内容与历史唯物主义 的形成	[苏]格·亚·巴加图利亚(175)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逻辑体系	[苏]B. A. 瓦久林(188)
马克思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的统一	[苏]鲍·米·凯德洛夫(201)

马克思与卢格：两种政治哲学

..... [苏]B.Φ.斯米尔诺夫、И. А.雅利(220)

马克思、费尔巴哈、鲍威尔..... [波]兹·罗森(235)

一八四八年革命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思想发展..... [法]奥·科尔纽(249)

对马克思哲学的新理解..... [法]昂·勒菲夫尔(261)

马克思哲学的含义..... [南]米·坎格尔卡(275)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学 有可能存在吗？*

[波]塔·雅罗舍夫斯基**

在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著作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中,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出版物中,特别是在路·阿尔都塞的思想影响范围内撰写的那些出版物中,可以见到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至少在他理论活动的所谓成熟时期,从根本上批驳了任何关于人的一般的哲学思考,因而也就是批驳了“任何哲学人本学”或“人的哲学”^①。

这种观点一般出自下列两种对立的思想立场:

* 本文是塔·雅罗舍夫斯基《论实践》一书(1976年俄文版)中的第4章第1节。——译者

** 塔·雅罗舍夫斯基是波兰科学院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译者

① 路·阿尔都塞《拥护马克思》巴黎1955年版第225—230页;路·阿尔都塞《读资本论》巴黎1966年版;L.塞巴格《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巴黎1964年版。在这里,指出下列一点是适宜的:“人的哲学理论”、“人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与“哲学人本学”、“人的哲学”这些术语实质都是一个意思。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我,既然承认“人的哲学理论”的必要性,或承认“关于人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思考”的必要性,大概不必回避象“人的哲学”或“哲学人本学”这样的表述。要知道,问题不在于哲学研究是以什么题目范围为界的,而在于这些研究是怎样进行的,是从什么阶级立场出发,采用何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手段,具有什么样的理论前景。同样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仅仅因为有人,如存在主义者从思辨和主观主义立场,心理分析家和行为主义者从自然主义立场去分析“人的哲学”,就该对这些术语采取一种特殊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在考虑这些情况时只遵循一个要求,那就是:他们提出科学地而不是思辨地研究“人的哲学”的任务,这种研究必须

(1)来自存在主义者、形形色色的人格主义者和抽象人道主义者的指责。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主要以思辨和主观主义的方式看待哲学人本学——当他们想通过“补充”哲学人本学的方法来填补这个虚构的马克思哲学的“缺陷”的时候，也发出这类指责。

(2)认为“对任何哲学人本学的扬弃都值得称赞”。实证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用“结构主义观点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唯科学主义者”往往都持这种看法。他们武断地宣称，人的哲学问题就其实质而言似乎必定是“非科学的”，“纯思想的”或“仅仅是属于假想的价值学说的”。人的问题似乎就不能象所谓“科学哲学”专家根据自然科学的经验成果研究物质、时间、空间、因果性等问题那样，根据具体科学的经验成果来成功地、科学地、综合地、完整地加以研究。我真不知道，在一种按其本质来说就是革命的、“改造整个人的生活”的哲学中，人竟然不如物质、时间、空间、因果性配称为科学哲学思考的对象，这是由什么形式逻辑或非形式逻辑造成的呢？

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发展中抱着教条主义传统的代表，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主张作经济解释和机械解释的人们，则表述了同所谓“唯科学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者”的立场相近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仅仅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有可能制定哲学人本学这一点，就是对资产阶级抽象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让步，就是“向马克思主义堡垒引进一匹存在主义的特洛伊木马”。

若是用这类表面看来很威严的“战略”作武装，那它就会使一

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之内，以人类生活的现实关系和社会关系为依据，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列宁认为，断言马克思主义似乎宣布“人性”是没有意义的东西，那是唯心主义的谬论，承认了这种谬论，那就会“把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从它的最基本的哲学前提上完全加以推翻。”（《列宁选集》第2卷第324页）

个极为重要的世界观问题，一个涉及人、人的个性结构、人的活动机制和动因、人在自然和历史中的地位以及生活的意义等理论思考问题，一个在现时代、在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革时代如此吸引着日益广泛的社会舆论注意的问题，一个对实践——它同寻求解放人的首创精神的方法密切有关，同完善个人之间关系、完善社会主义教育与培养制度密切有关——如此重要的问题让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去垄断。

对人的哲学问题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一方面阻碍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认识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在如此广泛而重要的思想斗争阵地采取弃权主义，虽然力求达到令人怀疑的“思想纯洁”，实际上却会助长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

除此以外，如果一些具体科学——神经外科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考古学——从事这样一些研究，例如研究人的意识运动系统，人类的起源，人的劳动，人的活动动机的变化机制，人适应新联系与社会职能的过程，人的需求变化和价值等级变化以及在集体生活中实现这些变化的方法，生产关系，语言，文化与个性社会化过程以及个性结构与个性形成的动态过程，那么哲学家就必须从理论上参与这些研究。在对人类现实生活的各种表现所作的研究中，哲学家的参与可以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可以促使人们对这些方面作整体性的、跨学科的考察，可以帮助人们作出理论的综合，更不用说从世界观的角度阐明这些研究课题了。列宁曾强调指出，研究具体科学的代表，甚至在他们竭力想回避哲学的情况下，也终究会自发地去过问哲学。如果他们不能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帮助，那他们就将不得不求助于“首先碰到的”哲学，或者对哲学研究采取涉猎性的非专门的态度，不加批判地接受一定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前提。这样一来，他们将各自为自己，

为他们的实际需要建立他们自己的一般的人的理论，建立他们自己关于人类现实的理论思考的研究前提。

在回到我们的论题实质时我想强调的是，阅读“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原著，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马克思绝不否定任何关于人的哲学思考，因而也不否定任何“哲学人本学”或“人的哲学”。他只否定：

1.“思辨的哲学人本学”。也就是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法哲学——这类哲学把各个具体的个人的生命看成是“绝对精神”或类似的本质的表现——的精神构成的关于人的思辨。马克思认为，麦·施蒂纳关于人的思辨也属于这样的人本学，它就其倾向来说是自相矛盾的，是一种独特的个人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思辨，它把人类现实归结为彼此孤立的个人的单独存在，归结为这些个人的个人感受，假如拿现在的话来说，就叫做 cogito[我思]。海德格尔和萨特尔的哲学人本学，无疑都是这类被马克思批判过的“主观主义思辨人本学”的继续。

2.“抽象的人本学”或“自然主义的人本学”。关于这种人本学，马克思首先指的是费尔巴哈和他同时代的某些黑格尔主义者（主要是莫·赫斯）的观点，指的是从传统的“机械唯物主义”或当时的“庸俗唯物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出发对人类现实的种种研究^①。马克思强调指出，只靠自然科学的知识、范畴与规律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5—78页。关于马克思的哲学人本学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问题，我在我的《个性与社会》一书（莫斯科1973年版）中作了阐述。M.弗里茨汉在《青年马克思的伦理学思想》、H.扬科夫斯基在《路·费尔巴哈的伦理学》、R.帕纳休克在《青年黑格尔派》以及《费尔巴哈》（华沙1973年版）中都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考察。还可参看奥·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第3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07—317页，Ю.叶辛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莫斯科1954年版）。